

在世遗作

〔奥〕罗伯特·穆齐尔 著 徐畅 译



涵芬书坊 029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涵芬书坊
029

在世遗作

〔奥〕罗伯特·穆齐尔 著
徐畅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世遗作 / (奥) 罗伯特·穆齐尔著 ; 徐畅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18

(涵芬书坊)

ISBN 978 - 7 - 100 - 15573 - 1

I. ①在… II. ①罗… ②徐… III. ①小品文 — 作
品集 — 奥地利 — 现代 IV. ①I52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296156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在 世 遗 作

[奥] 罗伯特·穆齐尔 著

徐 畅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5573 - 1

2018年2月第1版

开本 889×1194 1/32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张 6

定价: 50.00元

Robert Musil

Nachlaß zu Lebzeiten

中译本根据Gesammelte Werke 7: Kleine Prosa. Aphorismen. Autobiographisches
(Rowohlt Verlag, Hamburg, 1978) 翻译

涵芬楼文化 出品

望远镜中的世界碎片

——译者序

徐 畅

在介绍一个人的生活背景时，德语有一种表达方式，说这个人是“被生进了”（*hineingeboren*）某个时代或某种社会关系之中。这样说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海德格尔著名的“被抛”，或者还会使人联想到佛教的投生观念。无论如何，按照这种说法，当一个人出生时，他的一生似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注定了。对我们读者来说，这种表达方式会造成一种强烈的命运感：作为历史的后来者，我们清楚地知道等待着那个人的是什么；而他自己，在他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都穿行在历史的迷雾中，无法看清命运为他布置的是怎样一个世界。

当罗伯特·穆齐尔 1880 年 11 月被生进奥地利南部城市克拉根福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时，他不会知道，等待着他以及他的同时代人的，将是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两场浩

劫：两次世界大战。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穆齐尔三十四岁，正是人生最好的年纪（他的代表作《没有个性的人》的主人公乌尔里希差不多也是这个年龄）。此时的他，已经凭借《学生特尔莱斯的困惑》在德语文坛崭露头角。处女作的成功和良好富足的家境，促使他决定成为一名职业作家。如果没有战争，他的一生可能会在写作中波澜不惊地度过，虽然成就如何无法预知，但至少应该是悠闲、稳定、没有太多忧患的。战争的爆发改变了这一切。

战争首先改变了穆齐尔对现实的认知和对生命的感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穆齐尔作为预备役军官参战，曾随军进驻多洛米蒂前线 and 伊松佐河前线，直到1916年，才由于一场严重的疾病而获准离开前线，但随后还在博尔扎诺的军队报纸作为编辑工作了很长时间。两年的前线经历让穆齐尔深刻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和对生命的消耗。1915年，他在意大利特伦托附近险些被意大利空军投掷的一支飞箭击中，这段经历后来被他写进了短篇小说《乌鸫》中。

另一方面，战争也直接改变和影响了他的生活。由于战时和战后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雷马克的《黑色方尖碑》一书中对这场荒诞到近乎超现实的通货膨胀有非常生动的描述），穆齐尔的父母和他妻子的财产几乎萎缩殆尽，像很多同时代人一样，他无法继续维持战前的生活水

准。在这段时间里，穆齐尔在维也纳多次搬家，辗转流离，最糟糕的一次还住进了专为贫困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设立的救助机构。对穆齐尔来说，这种经济困顿所导致的社会地位的下降令他备感屈辱。直到1924年通货膨胀被遏制，穆齐尔的生活和创作才逐渐回到正轨。然而这时他发现，战前欧洲那种由精英主导的现代主义艺术氛围似乎发生了改变，大众消费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他心目中那种真正的文学艺术被极大地边缘化了，取而代之的是以消费为导向的文化产业。清高孤僻的穆齐尔无法适应这种变化，他在这种新的社会环境中落落寡合，仿佛一个局外人。

本书所收录的杂文和短篇作品，绝大部分就是写作于上述这段时期，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开始的20世纪20年代，它们是穆齐尔当时断断续续地为奥地利和德国的一些报纸和刊物创作的，反映了他在这一时期的社会观察和内心情绪。

20世纪20年代中期，穆齐尔与罗沃尔特出版社签订了《没有个性的人》的出版协议。按照协议，出版社按月给穆齐尔支付小说的预付款。尽管穆齐尔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交稿日期（小说第一卷1930年出版，比约定的出版时间晚了五年之久），预付款也因为各种原因时断时续，但总体来说，这份相对稳定的收入在七八年的时间里给了穆齐尔最基本的经济保障。然而，随着1929年爆发的世

世界经济危机在 30 年代初期最终波及德国的出版业，罗沃尔特的预付款一度彻底中止，穆齐尔的经济状况再度严重恶化，此后很长时间里都生活在窘迫之中。另一方面，他的健康状况也在不断恶化，《没有个性的人》的进展越来越缓慢。

《在世遗作》这个文集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1935 年，穆齐尔在朋友的建议下决定选一些旧作结集出版。此时的他，心境是颇为凄凉的，这种心境反映在“在世遗作”这个标题中，也反映在他所写的前言里。穆齐尔的读者原本就不算多，其中还有不少是犹太人，在当时的局势下，他们的境况比穆齐尔本人还要危险，自然已经无暇顾及文学和阅读。穆齐尔本就不适应这个“用现成部件制作定制鞋子，制作适合每个人的个人尺码的现成西装的时代”，因而一直感觉自己“生活在一种远离生活的深深孤独中”，如今又失去了几乎是最后一些读者，因此更加觉得自己与这个世界已经毫无联系，这就是“遗作”一词的情绪内涵：穆齐尔感觉自己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心已经“死”了。但正如他在前言中的苦涩自嘲所言：遗憾的是，这个精神上已经“死了”的作家，肉体上却仍然活着，而且是穷困潦倒地活着，所以他只好利用公众对于一个“最后一次向他们提出要求的作家”所怀有的那一点儿“情有可原的偏爱”，来稍微解决一下住房、吃喝这些基

本的生存需求。换言之，《在世遗作》作为一部自选集，很大程度上也是作家尝试缓解经济困境的无奈之举。

事实上，穆齐尔此时忧虑和悲观的更深层的原因还不仅仅是个人的不幸境遇，更是对于欧洲即将开始一段新的黑暗时期的朦胧预感。1933年纳粹在德国掌权后，穆齐尔和他的犹太裔妻子就被迫离开生活了两年的柏林，返回维也纳。但奥地利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纳粹分子在这里的活动也很猖獗。1938年，纳粹吞并奥地利，《没有个性的人》和《在世遗作》都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作品而被禁，穆齐尔和妻子被迫流亡瑞士。黑暗的时局、困难的处境、悲凉的心境和脆弱的健康，让穆齐尔的创作步履维艰。1942年，穆齐尔突发脑溢血，猝然离开了他被生进的这个世界，留给后人的除了未完成的代表作《没有个性的人》、处女作《青年特尔莱斯的困惑》、几部短篇小说和剧本以及若干杂文评论之外，就是这部他去世六年前出版的、标题仿佛某种谶言的自选集。

《在世遗作》以备受赞誉的超短文《捕蝇纸》开篇，以同样广受好评的短篇小说《乌鸫》收尾。全书分为三大部分：“图像集”仿佛一幅幅静物画，耐心而细致地描摹着微小的事物、定格的瞬间和细腻的感受；“不友好的观察”是对当时德国和奥地利社会的某些文化现象所做的讽刺和批评，其中既包括文化产业对真正的文学艺术的排挤和侵

袭，也包括大众消费社会中日益增长的种种媚俗，《没有个性的人》中所说的“如出一辙”的世界，正是由这类空洞的、格式化情感所组成；“不是故事的故事”则是五篇短小的虚构作品，其中既有可被视为《没有个性的人》之微缩雏形的《一个没有个性的人》和带有穆齐尔自身经历色彩的《乌鸦》，也有《三个世纪的故事》和《儿童故事》这种不失轻快的作品。

总体而言，《在世遗作》的风格可以用书中一篇文章的题目来概括，那就是望远镜。穆齐尔笔下的望远镜代表的是一种观察事物的方法，它将观察者的目光锁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将对象从其周边环境里孤立出来，单独进行观察，其结果就是：“一切都变得更清楚、更大了，但首先是变得更本真、更疯狂了。”正是在望远镜的观察下，捕蝇纸上被粘住细足的苍蝇所做的挣扎显示出某种触动人心的绝望，罗马波各塞公园里一群猴子的生活映射出人类社会的某些残酷和卑微，而阿尔卑斯山地战壕里一只小老鼠黑溜溜的、不停转动的眼睛让人近乎本能地怀疑：要么是战争，要么是永恒已经统治世界——这两样东西中必定有一样是不真实的。尽管望远镜在我们的目光中切断了事物与环境的关联，但我们心中和头脑中的关联不可能被切断，甚至反倒更明晰起来。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穆齐尔才有理由坚信：“在犯有很多更大错误的时代，对小错误的批

评也不失其价值。”

本书的绝大部分译文，都曾经收录在《穆齐尔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一书中，其中《捕蝇纸》、《乌鸫》等几篇译文的首次发表时间更早一些，2003年就已经在《世界文学》杂志上刊登。此次借着商务印书馆出版《在世遗作》单行本的机会，对译文中的错译和漏译之处进行了修改校正，并新译了《岌岌可危的俄狄浦斯》一文。遗憾的是，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不能对全部译文的整体语言风格做进一步的推敲和打磨。不足之处，还望读者批评指正！

2017年9月，北京

目 录

望远镜中的世界碎片

——译者序（徐畅） / 001

前 言 / 001

图像集

捕蝇纸 / 007

猴 岛 / 010

波罗的海岸边的渔民 / 014

通货膨胀 / 016

马会笑吗？ / 018

被唤醒的人 / 021

换一种眼光看羊 / 024

棺材盖 / 027

兔子的灾难 / 029

老 鼠 / 033

耳 聪 / 036

斯洛文尼亚乡村葬礼 / 038

少女与英雄 / 042

永远不再膳宿公寓 / 044

不友好的观察

黑魔法 / 059

房门与大门 / 065

纪念碑 / 070

画 师 / 075

一个文化问题 / 079

尽人皆是诗人和思想家 / 084

艺术周年庆典 / 088

望远镜 / 093

这里真美 / 100

谁将你，美丽的森林……？ / 104

岌岌可危的俄狄浦斯 / 111

不是故事的故事

巨人阿果阿戈 / 119

一个没有个性的人 / 124

三个世纪的故事 / 134

儿童故事 / 143

乌 鶉 / 149

前 言

为什么是遗作？为什么又是在世时的？

有些文学遗产是伟大的礼物；但是通常来说，遗作总是与商店倒闭时的大甩卖和大减价具有可疑的相似之处。之所以它们尽管如此还能受到喜爱，可能是因为，对于一个最后一次向他们提出要求的作家，读者们往往怀有一种情有可原的偏爱。但是不管怎样，也不管对于一份遗作何时有价值、何时仅仅是一件有价商品这个问题可以做出怎样的揣测，无论如何，我决心在我已经不能这样做之前，阻止我的遗作的出版。而这样做最可靠的手段就是，在活着的时候亲自出版自己的遗作，不知道这样的解释是否能让每个人都明白。

但是我们还谈得上在世吗？德意志民族的作家难道不是早就已经过时了吗？看起来是这样，准确地说，就我能够回忆起来的，情况似乎一直都是这样，只是在一段时间之前进入了一个决定性的阶段而已。用现成部件制作定制

的鞋子，制作适合每个人的个人尺码的现成西装的时代，似乎也想生产出用现成的内部配件和外部配件组合而成的作家。几乎在所有地方，遵循自己特有尺码的作家都生活在一种远离生活的深深孤独中，但是他们却又没有死人的本领，能够不需要房子、不需要吃喝。在世时期对于遗作就是这般有利。这对这本小册子的命名以及它的产生不无影响。

所以人们就得愈发谨慎地对待自己的临终话语，尽管它们只是佯作的临终话语。身处一个充满喧闹和叹息的世界，却只发表一些小小的故事和观察；在发生了那么多重要事情的年代，却只谈次要的事情；为一些远离事件中心的现象而生气：毫无疑问，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种懦弱，并且我愿意承认，出版的决定让我自己也感到忧虑重重。但是第一，文学表达的分量和不受这种表达之影响而在宇宙中飞奔的两亿七千万立方米的地球的分量之间，一直都是某种等级区别的，这一点必须容忍。第二，人们可能会认为本书缺少一种凝聚性的力量，对此，也许我可以引我的主要作品为证，那些作品最不缺乏这种力量；但是若想继续写作那些作品，恰恰要求先有这本书的出版。最后，当我被建议出版这本书，并且构成这本书的各个部分重新摆在我面前时，我觉得，它们其实似乎比我自己担心的更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这些小作品几乎全部写作并首次发表于1920年至1929年期间,但是在目录中被称作“图像集”的那一部分,是源于一些更早的作品。例如《捕蝇纸》在1913年就曾经以“罗马夏日”为题目在一份刊物上发表;《猴岛》也出自这一时期,我之所以要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否则人们很容易以为,它们是根据后来的形势而作的虚构式改写。事实上它们更多的是一种预见,只不过采用了捕蝇纸和猴子的群体生活这种表现形式;但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这样的预言,只要他在一些不引人注意的细微之处观察人类生活,并且把自己交付给一种“等待”的感觉,在被某个时刻搅动起来之前,这种感觉似乎一直“无话可说”,因此只是平平常常地表现在我们所做的事情和包围着我们的事情中。

某种相似的东西大概也可以用于对“不友好的观察”和“不是故事的故事”的理解,但用法基本是反过来的。它们带有其产生时代的明显印记,其中的嘲讽言论有一部分是针对当时的形势。这种起源也表现在它们的形式上,因为它们是为报纸写的,其读者群是不专注的、参差不齐的,面目模糊而且数量众多;假使我是为我自己和我的朋友们而写的它们,像我写我的书那样,那么它们毫无疑问会是另一种样子。正因为如此,我需要回答一个问题:我是否可以重新发表这些东西?任何改动都要求在整体上进

行重新构思，我只能完整地保留它们，只是在一些零星地方，把那些在当初写作时的形势下未能遂愿的东西，在符合它们本身目的的意义上做些修改。所以有时候它们真的可以说是一些影子，一种已经不存在的生活，而且还是以一种有限愤怒的方式，这种愤怒不可能要求圆满和完整。尽管如此，我仍然敢于相信这些小小的讽刺作品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种勇气是我最终从歌德的一句话里获得的，在用于这个目的的时候，这句话可以在含义上做一些改动，而不会有损于其真理性；这就是：“在一件干得糟糕的事情上，人们可以看到所有干得糟糕的事情的比喻。”这句话让人能够希望，在犯有很多更大错误的时代，对小错误的批评也不失其价值。